



从“炸药筒子”变成贤妻良母

【文 / 河北大法弟子】

整天乌烟瘴气、鸡犬不宁

没法修轮大法的时候，我不仅身体不好，脾气更暴躁，性格上的争强好胜使我与别人的相处中总感觉不平衡，弄得家里和周围的环境都很紧张，自己在其中也身心受累却无法自拔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由于大法的超常，我身体好了，心胸也宽广了；按照大法的要求，也改变成了一位贤妻良母了。

记得上初中时，就觉的人活的迷茫、没有希望，真不知为什么活着。嫁人后一连生了两个女儿，身体彻底垮了。年纪轻轻的我一身疾病，偏头痛、坐骨神经痛、心律不齐、失眠健忘，还有说不出的疾病搅的我心神不宁，好象除了指甲盖和头发梢不痛，哪都是痛的。身体不舒服，脾气也更加暴躁，和丈夫吵架总得把他骂的不理我、直到他悄悄睡去，我还不罢休，使劲把他揉起来，继续听我骂。现在想起那时，真是个泼妇，什么样的男人能受得了这样？

我家前邻居欺负我们是外来户，再加上丈夫太软弱，我经常和邻居争吵。吵后我就回家生气、哆嗦，气得难受也不敢声张，唯恐别人当笑料，只好在家憋着，拿孩子和丈夫出气。我们家整天乌烟瘴气、鸡犬不宁，谁都得提心吊胆的看我的脸色行事。

主动和邻居说话、打招呼

得法后，我感到心里很踏实，有种没有白活一回的感觉。不但性格变好了，而且看问题和为人处世也不象以前那样，能够为别人着想了。大法把我这个炸药筒子改变了，变得温顺善良了。我主动和邻居说话、打招呼，把他扫在我家门口的垃圾默默的扫走、倒掉，不再和他生气、争执了。我变了，他也变了。两家的矛盾从此化解了。

在金钱利益上我也不那么看重了。记得二零零三年非典期间，小叔子单位需要口罩，他让我去买纱布给他们加工，发票可以多写。我一听是他想让我从中多挣点钱。我今天修大法了，不能唯利是图，就对他：“你们自己去买纱布吧，我可以免费给加工，我知道口罩人们哄抢的已经把价格抬到了不可想象的天价，但我不能发国难财。”小叔子一听也没说什么，就不再给我揽这“肥差”了。

丈夫单位做了几套消毒用的白大褂、白帽子及白床单，都是我免费加工的。试想，如果我没学大法，这正是挣钱的好机会，谁又肯错过呢？

心正能避邪

丈夫在单位的工作那时是在第一线的，所有来往的旅客

都必须消毒检查，他每天直接接触这些人，很害怕染上病毒。我告诉他说：没事，心正能避邪。你身上带着大法的“护身符”，虔诚的念上面的九个字“法轮大法好”“真善忍好”，你会没事的；也告诉你们单位的员工都念，都会平安的。

临终知道我是真正的好人

非典还没有解除，公公得了癌症。那时家里只有两三千块钱，我就主动跟丈夫说：“你能不能跟你朋友或单位借点钱，咱们先给老人看病，欠下债以后咱们再还？”他当然很乐意，这是他求之不得的。他是家里的老大，在家里他必须做好，弟妹才服他。我就大力支持他，各方面多付出。最后公公在临终前抓住我的手老泪纵横，那时他已不会说话。我知道，他为了我的孝心所感动，他为他曾经做过的错事后后悔。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，使多少老百姓被迷惑，跟着邪党一同反对大法，反对家人炼功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以前他一看到贴在电线杆上的真相资料就谩骂不停，还有几次抬手想打我，就是由于我对他太好了，不忍心下手，到临终知道我是真正的好人。所以他才感动的落泪，可为时已晚。

多为别人着想的理念

公公临终前几小时，我和丈夫一边一个守护着他，当他快咽下最后一口气儿时，竟把他最心爱的金戒指脱落在我手中。按常理，这是死者的心愿，但我不能在老人临走时“夺”他所爱，于是我又把它戴在父亲的手上。过后我告诉了婆婆此事，小婶子们大眼瞪小眼看着我，都认为我太傻了。我告诉她们我是大法修炼者，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媳、好人，是我的本份，是大法教我这样做的。

在我的影响下，两个女儿也很懂事，听话。有一回帮她奶奶取钱，营业员多给了一百元，两人悄悄的嘀咕了一会儿，决定把钱退还给营业员。旁边有个取钱的人问清了怎么回事，对她俩说还不快拿上走，又不是偷的，看他那样（指营业员的态度）！她俩没听那人的，就继续请营业员帮她们再数一数。营业员没好气的把钱拿过去一数，先怔了一下，又接着重数了一遍，确认自己多给了一张，对她俩笑了，把数好的钱给她俩递了出来。俩个孩子告诉了我此事，我表扬她们做的对。

修炼十三年了，我也走过了十三年的修炼历程，酸甜苦辣，虽然邪党疯狂迫害大法，但这改变不了我的信仰，因为法轮大法太正了，大法教人做好人、对真理的笃信、遇事忍让，多为别人着想的理念这普世的价值，是能够感动所有有正义、有善念的人。希望世人了解大法真相，你们对法轮大法的善念会为你们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！



【晨思】

那节课上，我和学生一起欣赏了中国的民歌，为了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不同的民族和地域文化风情，我问他们：“谁知道在中国的北方，都有哪些民族？”“……”“蒙古族！”臣臣站起来自豪的高声告诉我：“老师，我就是蒙古人！”

哎呦！我差点忘了，“小野马”臣臣的家乡在内蒙古地区，难怪他的个性那么奔放、不羁呢！

“草原民族的人们性格热烈、豪放，所以他们的舞蹈豪迈、洒脱……”我一边向学生介绍，一边打开多媒体系统，当教室的大屏幕上出现神韵舞蹈蒙古舞的画面，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一群年轻的姑娘在悠扬而深情的乐声中翩翩起舞，我留意观察班上每个孩子的状态，看到臣臣的神情那么专注，似乎全身心投入的欣赏……

那天带领孩子们看德育故事《犛子鹿乳》，我问大家，看了这个故事后你有什么收获？学生们纷纷举起手：“要孝敬父母！”我点了臣臣，他站起来不假思索的流利答道：“你帮助了别人，别人也会帮助你！”我微笑着肯定了他的回答……

真是出人意料，曾经敢打老师的臣臣，如今竟变的如此受教、可爱！

下课了，我不禁又忆起与臣臣的一段往事。那是开学初的一节课，我要求每个学生在作业本上抄写一遍古诗《长歌行》，却见那几个平日里惯于“捣蛋”的男生有的在说话，有的在自顾自的玩东西，我对他们说，让臣臣和另一个男生抄写两遍，不写完中午就不回家，写完了再走。这时教室瑞安静了些，那位高个的男生赶紧写了起来，而臣臣直到下课也没写。下课铃声响了，我喊住他，告诉他写完就不能回家，他却十分不满的嚷着：“为什么让我写两遍？！”对他解释是因为没有按时完成，他仍然没有丝毫顺从师长的意思，竟无视老师的规定一直往教室外面走去！

本来，给这个令每位科任教师头疼、全校闻名的“乱班”上课，自己就没有什么好心情，这次我被他的举动激怒了。对他吼着讲了番道理，臣臣好像根本就不想听，被我激动的情绪带动，想挣脱我的阻拦，逃出教室，而我硬是把他在教室里面，心想：古训曰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这次如果放他回家，他下次就更有恃无恐、无从管教了。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，这个十岁的男孩子才终于被我带回座位上。可是，他一会儿任性的哭着说要我给他的妈妈和姨妈打电话来接他回家，一会儿又激烈的叫嚷着说再也不上我的课了，今后宁可去他的班主任那里补作业也不再上我的课了！

平静了一下烦乱的心绪，我拨通臣臣姨妈的电话，他的姨妈告诉我：“老师，他的性格就像匹小野马……”是啊！这孩子的性格真的像匹小野马，叫我如何才能将他“驯服”？

站在讲台上，看看表，已到了午饭的时间，我不得不反思自己，是自己的态度太过严厉、粗暴了吗？怎么孩子会如此反抗呢？

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，冷静下来，想想刚才教室里那暴风骤雨般的一幕幕，其实皆源于那种“高压”的教育方法，遇到“问题”学生，总想以“党文化”式的“批斗”手段将他们征服、“镇住”，而不是用善心和道理循循善诱。

哎！自己的善心哪儿去啦？

想到这儿，我便尝试用温和的语气对臣臣讲话，当下就发现臣臣平息了他的怒气，用心的听着，我沉默了一会儿，霎时感到教室瑞安静极了。慈悲的力量是巨大的，此时，自己与臣臣心头的“怒火”也都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
当天下午，臣臣来到办公室，把抄写了两遍的《长歌行》交给我，我仔细的看着他的作业，出乎我的意料，作业纸上的字迹一笔一画写得相当工整、认真，简直难以想象这份作业是那个叛逆、不驯的男孩写的！

“小野马”的转变从那一刻开始。下回再上课，经常忘记带书的臣臣告诉我：“老师，我带《弟子规》了！”

从此，我在课上尽量克制自己，在孩子们面前保持温文尔雅的态度，说话不再带有强烈的火药味，也不再对臣臣和那些“差生”狠狠的大声呵斥、发火，只是每节课都不忘提醒他们，要懂得忍耐，管理好自己。

温和、理智的敦促与提醒令臣臣上课懂得遵守纪律、听话了，无论看德育故事或唱歌等，他都会认真的学，课堂上面对老师的提问对答如流，表现出一种平和而自信的健康心态，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转变。而我自己更深深感受到心绪平静状态下师生和乐相处的温馨、怡然，原来教学工作可以这样的轻松、有趣！

转眼临近学期末，课间休息时，我找到臣臣，对他说：“要坚持下去，到了期末，我会给你的妈妈打电话！……”说完，我继续沉思着，在一颗善心的融化下，究竟温和的力量有多大呢？

孝心也是一种善德

【文 / 陆文】



杜环是金陵的人。

父亲杜一元，喜欢交结四方有名望的人。有位叫常允恭的人，和他交情很好。

后来，常允恭在当兵部主事时死在九江。常允恭的母亲六十多岁了，无家可归。她去投靠安徽安庆太守谭敬，谭敬从前是常允恭的朋友，却不愿接待她。张氏非常难堪，东走西走，最后到了金陵。

她打听杜一元的消息，过路人告诉她，杜一元已死了，他的儿子杜环住在某某地方。张氏穿着破烂衣服，冒着雨到了杜环家中。见到杜环后，她哭着叙述了自己的情况，杜环也流下了眼泪，杜环又叫妻子出来拜见她。杜环的妻子马氏，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让她把湿衣服换了，又捧出饭菜让她吃，为她安排了睡的地方。

那时，战乱后正逢饥荒之年，老百姓连自己亲生骨肉的生命都保不住。张氏看到杜环家中很穷，坚持要出去访寻其他老朋友。杜环派丫环陪她一起去，找了半天，一个都没找着，又回到杜家。杜环和他下面的人都把她当作母亲一样对待。张氏气量狭小，性情急躁，稍不如意，就生气骂人。杜环背地里告诫家里的人，侍奉她一定要小心。张氏爱生病，杜环就亲自给他调治药汤。

过了十年，杜环作为赞礼郎到会稽去参加祭祀活动，遇到张氏的小儿子常伯章。杜环把他母亲的情况告诉了他。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：“我也晓得这件事了，只不过因为路途太远，不能来罢了。”杜环回家后，过了半年，常伯章才来。那天正好是杜环的生日，常伯章和张氏母子抱头痛哭，杜环家里的人都认为这样太不吉利了。杜环立即制止家人，叫他们别这么说。杜环说：“这是人之常情，哪里会有什么不吉利呢？”过后，常伯章借口有别的事走了，从此再不管他母亲的事了。

杜环事奉张氏更加小心在意。但是张氏因为想念儿子，病情一下子就加重了，又过了三年去世。临死前，她把手举起，向杜环说：“我连累杜先生很久了，祝愿杜先生的子孙后代都和你一样好。”杜环为她安排入葬，每年为她祭奠扫坟。

后来，杜环的官做到太常，子孙也都很显贵。

中共邪党统治下，也提倡孝，但是这种“孝”只是对邪党的“孝”。从小就灌输“党啊，亲爱的妈妈”、“爹亲娘亲不如党亲”的邪恶观念，灌输的结果是：一个妈妈能养活了八个儿，八个儿却养不了一个妈；对待父母的方式都是变异的观念，根本不是传统文化中的“孝”，传统意义上的“孝”已荡然无存，不孝的事遍地都是，这是中共邪党破坏传统文化的恶果，是中共邪党提倡的假、恶、斗在家庭中的反映与表现，“孝”已经变成了假孝、恶孝。为了老人，兄弟姐妹之间可以大打出手，反目成仇，等等现象不一而足。假孝、恶孝的结果就是人人为了私利活得不愉快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感，活得很苦、很累，身体一身病，生活一团糟。

要重建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要和谐共处，就要彻底铲除假、恶、斗，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，解体共产党。和平解体共产党的唯一做法就是用行动去表示，站出来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、团、队组织，你退，我退，大家都退，共产党这个组织还能存在吗？没有了共产党，才有新中国，没有了共产党，中国人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和谐、社会和谐，才有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。

